



国家图书馆藏

上海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系列丛书

淞沪

淞沪抗战史料丛书续编 II

第十一辑

上海一日③ | 朱作同 梅益 主编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Shanghai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Literature Press

上海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系列丛书

淞沪

淞沪抗战史料丛书续编 Ⅱ

第十一辑

上海一日③ | 朱作同 梅 益 主编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Shanghai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Literatur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淞沪抗战史料丛书续编. II. 第十一辑 / 朱作同等主编.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7

(上海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系列丛书)

ISBN 978-7-5439-7524-8

I. ① 淞… II. ① 朱… III. ① 一·二八事变—史料 IV. ① K264.3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89104 号

本书由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资助出版
上海文化发展基金

责任编辑: 张 树 王倍倍 李 莺

封面设计: 周 婧

丛书名: 上海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系列丛书

书 名: 淞沪抗战史料丛书续编 II. 第十一辑

朱作同 梅益 主编

出版发行: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长乐路 746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1/32

印 张: 30.125

版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39-7524-8

定 价: 270.00 元 (共三册)

<http://www.sstlp.com>

第八輯

學校動態

離別母校的一天

孟 標

血紅的圓盤似的朝陽，懸在蔚藍的天空，路上奔走的人，都已經汗流浹背，喘着氣，不住的嘆着：「唉！熱死人了！」

這是去年八月十二日的上午，我挾着書包，走上那條每日走慣的石子路。今天王君約定比賽乒乓球，必須快快趕到，因此不管臉

上頭上都是汗，只得加快足步，向學校走去。

走過了交界處的笨重的二扇大鐵門，情景全變了！怎麼？走錯路了嗎？可是那裏不是立着「××路」的路牌嗎？但是怎麼平日很熱鬧的店舖，今日都已打烊了呢？人行道上站着荷槍實彈的保衛團員，街道上已佈滿了許多沙袋的障礙物。同時，許多人正在恐慌地搬運東西，捐的捐，背的背，不顧烈日的炎威，流着汗，直向租界的鐵門中走進去。

唉！這究竟是怎麼一會事呢？雖然今天報上說滬局緊張，但難道真的要打仗了嗎？我驚慌地懷疑着。

「××學校」的藍底白字牌子已顯現在我的前面了。在半開的鐵門中我走了進去。操場上的空氣是這樣的緊張：十幾個同班的學生，正三三或四四的不知在議論些什麼，臉上都呈現着說不出的恐慌。王君也站在那裏。我走過去在他肩上一拍說：「小王，今天外面怎麼這樣的緊張？你們在講……講甚麼？」我不提起比賽的事，他好像忘記了似的，只回過頭來看看我。冷靜的臉上勉強裝着笑容。

「第二次的『一二八』將要發生了，你不知道嗎？」一個姓方的同學搶着說。

我低下頭看看堅硬的士敏土操場，恐怕的魔力控制了全身。同學們也都失去了平日的熱情，只是面面相覷的不作聲。

操場上的二棵小柏樹被風吹得左右搖曳，樹葉一片片的落下來，在空中隨風打旋。炙熱怕人的陽光已溜過了高高的圍牆，射進操場，照在每個人的身上，但是並不覺得熱，只希望牠能天天在操場上照我們。

「鏢！鏢！……」一陣鏢聲從禮堂上傳出來，把每個立在操場上、太陽下的人趕到自己的課堂中去。

這課是英文翻譯課——暑期班中的新練習課。我們零落地

坐下了。等了一會兒，「扎啤！扎啤！」的皮鞋聲音從梯上響了起來，每人振一振精神，知道李先生來了。一個短小的戴了一副近千度的眼鏡的人，推了門進來，白暫的臉上失去了平時的笑容。他是我們的教務主任，在本校已有三十三年了。他走上了講台便嚴正的說道：「近日時局很緊急，戰事大有一觸即發之勢。本校地處閩北，若一旦戰事發生便要停課，你們要失學了……」他說到最後一句，有些不忍說下去，眼眶中含滿了淚珠。同學們也都顯着悲傷的神色。

停了一會，他又繼續地說：「不要緊！諸位同學，你們有不屈不撓的精神，在民族解放鬥爭期間，正應發揮自己的力量去救國家，不是比讀書更有價值嗎？」說時，整間的面上露出一點愉快。

他想了一會，又說：「好！諸君，你們就回家吧！我希望你們立即幹！」說完，他招一招手，級長喊了散課令，他便向我們很慈祥的一瞥，臉上呈着不忍離別的神氣，向樓下走去了。同學們都望着他的背影的消逝，各自離開了學校。我和王君攜着手也走出了課堂。走到操場上，太陽已照到了士敏土的每一角落，我不覺傷心地說：「啊！可愛的操場啊！我不能再在此晒太阳了。」我們走出校門口時，樹葉正在惡惡地被風吹得作響，好像在替我們嘆息，又好像在鼓勵我們。

★ ★ ★ ★

「有一分熱發一分光」 陳力山(六·十)

早上，照樣地在大炮聲，步槍聲，飛機聲，飛機聲，殺和被殺的絕叫聲中起身，照樣地在這些聲音中換了課本上課，照樣地過着和昔日異樣的學校生活。

八點鐘快到了。離上課祇差十分鐘，換着二本破舊的課本，忽忽地往外面跑，一跨出門，「轟隆」的一聲巨響，我下意識地閃了一下。耳鼓裏嗡嗡地起了反響，但終於跨出門，走了。

從宿舍到教室去，是要經過一段相當的路程，而在中途，一定要經過一排紅色的圍牆。在圍牆的懷抱裏，靜靜地兀立着一座高大饒峨的洋樓。樓裏所住着的是怎樣的人物，當然非局外人所得而知，但樣子總該是有錢的人家。

今天畢竟是今天。太陽雖然和昨天一樣地溫暖，十月的風，不算十分冷，也不十分熱。雖然稍稍帶些肅殺的氣味，但還保存着昨天一樣的溫柔可愛的豐姿。殺和被殺的聲音也和昨天一樣在聒噪。但宇宙間的多少事物是和昨天兩樣了。昨晚回宿舍的時候，紅牆還是完完整整的，今早不知什麼時候，已被敵人的流彈擊毀了一個巨洞，一個四五尺圓闊的巨洞。

進教室坐定後，恰巧X老師正拿着鉛筆和點名簿開始點名。

「到！」

「到！」

「有！」

一名名換次答「到」了。最後一名是我也應了一聲「到」。

「換」的一聲，點名簿蓋了。X老師慢慢地抬起頭，朝著學生。

「怎麼，今天又有好幾位缺席？」

「他們害怕吃流彈。」

是的，「八一三」的炮聲怒吼後，租界裏雖然是安全地帶，不

過流彈却到處橫行，到處傷人，報紙上增加了吃流彈而死的新聞。

電燈柱上，弄堂裏，牆角邊，到處滿貼著避流彈，無事勿外出的標

語，於是乎許多人嚇倒了，終日在家中閉門不出，以防不測。

「吃流彈！航空獎券都沒有福氣，何況流彈！」X老師口角掛

着冷笑。

沒有吃流彈，我們接連上了四個鐘頭課，早上所吃的二隻饅

餅和油條，早已失却了它底效力。肚子裏祇囁囁咕咕的叫，和前幾

想尋人肉充飢的大砲聲，遙遙地互相呼應着。這時也想獵取些食

物來充飢了，於是又從教室裏跑出來，朝着食店跑。

嘈嘈的聲音，又在空中響起來了。路上的行人，不自覺的抬頭

往空中仰望，一點點五顏六色的微粒，從飛機下漏下來。行人陸

然的躊躇脚，以為又是敵機下蛋了，可是不那微粒並不如炸彈一

般很迅速的往地下掉落，却慢騰騰的在高空輕輕飛舞，慢慢地往下飄，漸漸地愈往下飄愈看得清楚了，原來是敵機在散着藍蔭的傳單。

敵人的傳單，當然是寫着狗屁的話，可是就因為它是敵方散發的，又是從飛機在高空掉下來，更增加了每個人的好奇心，爭搶着看。走在我前面不遠的一位「閣下」，搶到了一張，是紅色的，面紅耳赤，汗流滿地，看着附近的人們，一起圍攏了上來。在人叢的間隙中，我斜眼看到上面兩行字：「舉起白旗來投降吧！投降的特別優待！」在左邊還有一行小字：「持這單者實現洋五元。」哦！期待着吧！「親愛的」殘酷的，無恥的敵人，我們正磨利着刺刀，準備着手溜彈去「投降」，期待着吧！飢渴的在炮火中喪了家的難胞，正要吃你們的肉，喝你們的血，睨你們的皮，期待着吧！我們準備着刺刀，手溜彈到東京「投降」去！

x x x x x

午後三點鐘，參加魯迅逝世週年紀念會。

魯迅的死，是值得紀念的，由上海文藝界發起的這個週年紀念會，在女青年會舉行，並且由鄭振鐸，郭沫若，田漢和魯夫人許廣平等演講，對於魯迅為學和始終不屈不撓的和惡劣勢力鬥爭的精神，多所闡揚。

魯迅是青年的導師，是「阿Q」的「父親」，他雖產生了阿Q，

可是他的精神恰恰和阿Q的相反，這更加顯得他的偉大。

在幾位的演講者之中，郭沫若講得最精彩，博得聽衆的掌聲最多。「魯迅！魯迅！大哉魯迅，魯迅以前無一魯迅，魯迅以後有無數魯迅。」他指出魯迅的精神是普遍化了。在前錢浴血抗戰的勇士都是魯迅，後方作救亡工作的熱血青年也都是魯迅了。是的，魯迅是追求光明和真理的，魯迅是不斷的在和惡勢力戰鬥着。儘管惡勢力是怎樣巨大，他總是「有一分熱發一分光。」他以為「就令螢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裏發一點光，不必等候炬火。」縱令不過一窪水也可學學大海，橫豎都是水，可以相通。」故始終是戰鬥着。從未向惡勢力表示屈服，也不顧忌惡勢力給與他的襲擊。「幾粒石子，任他們暗地裏擲來，幾滴穢水，任們從背後潑就是了。」他的鬥爭精神，是怎樣偉大啊！在侵略的火焰熱烈地燃燒着，反抗侵略的熱情正在高漲，正在朝着侵略的火堆裏投擲的現在，紀念魯迅，更加有意義，更加顯得中華青年的英勇。

x
x
x
x

魯迅紀念會散會後，已是五點多鐘了。踏着斜的光彩，朝着宿舍跑，在滿耳的炮聲中，又經過那排紅牆。猛然間記起那個巨洞，一個彈痕。然而沒有一天功夫，那個巨洞，早被粗劣的泥水手填補了。可是還留着一個殘痕，一個不能磨滅的殘痕。

「這是敵人的流彈擊穿的。」走過以後，不由掉轉頭來，心裏

這樣的想着。

這一天總算完了。只剩下三分之一的殘夜，正待着明天。

租界裏的一切，已經停止活動了。街燈也黯淡了。警察躲在角落裏打盹，夜籠罩着整個大地。月光高高地照着天地間底萬物，只有槍和炮聲仍然沒停，斷續繼續着在進行。

「格格格……」

「達達達……」高射炮夾雜着高射炮和機槍聲。好像過新年的爆竹聲一般的在茫茫的夜中怒吼着。

「我們空軍夜襲。」從睡夢中醒轉來，揉揉惺忪的睡眼。心裏這樣意識着。

起床走到窗邊，舉頭往空中仰望，信號燈和開花炮彈，正在夜的高空中閃爍着。只聽到嗡嗡的機聲，却看不見機影，一輪半規的明月，高高地吊在清朗的藍天，窺伺着黃浦江中的敵艦，似乎在譏諷敵人虛發的炮彈。

最後一課

英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的某一天，那一天情景到現在仍舊像畫一樣的展開在我的面前。

戰雲從大上海的東北方瀰漫到西南方，把一個深秋的天氣

變得更蕭瑟。沒有太陽，也沒有雨，祇有一片灰色籠罩着這抗戰快三個月的東方都市，預示着暴風雨快要過境的一種悲涼意味。

這時正是南京市守軍與敵軍激戰最烈的幾天。三個月來，我選定難民教育做我的工作，在幾個朋友拼命努力之下，開拓了一片園地——慈聯會屬的××收容所難童教育——二百多個難童經我們親手挑選分班，一桌一椅一書一筆經我們親手搭辦，還培養了一批「小先生」。我們像一種事業樣的重視這一工作，因此每每使我們發生分外的顧慮。暴風雨快要過境的預示，頓使我緊張起來有如都德最後一課裏的那個頑童想拼命靠了這最後的機會盡一些更大的努力。

今天是我担任常識課預備講「大上海並沒有失陷」的題目。一吃過飯，忙跑到愛文義路西段××女中我們的辦公處去。時間還祇一點多，我們三個一班上課的英和南還沒有到我們辦公的大飯堂裏，祇有縫衣機靜悄悄的站在那兒，醫院裏送來的白布被單，高個機身不整齊的躺在旁邊。幾個還沒有回去的小學生在飯堂前石階上「造房子」，草地上的椅子上坐着幾個大一點的學生在看書，頭上的黑蝴蝶讓微風悠閒地擺動。我無聊地從飯堂踱到學校的辦公室，又踱到石階上望着天。飛機從天一亮就不停地在盤旋轟炸。灰色的天，配着我的近視眼，辨不出數目來。隨着愈來愈響的嗡嗡聲，清楚的看得出一隊飛機掠過天空南飛，突然巨

大的轟炸聲不斷的從南方傳過來，夾着一陣陣響亮的機關槍聲。草地上的學生也已經立起來仰望，接着幾聲像巨大冰雹打着屋子的聲音，震動每個人的耳鼓，草地上的學生本能地奔進了飯堂，手捂着耳朵，直睜着眼睛，連帶石階上的幾個學生也嚇得逃了進來，三層樓上幾個寄宿生也着急的跑了下來，一時飯堂裏起了一陣小小的騷動，幾個小一點的學生懊悔着為甚麼不早些回家。炸彈聲，槍聲，不時有像打着屋子似的轟鳴聲，混成一片。屋子裏的人怔怔相望，不敢走向轟門窗的邊緣去。二三十分鐘之後，英和南一起走了進來。

「我以為你們在馬路上作了壯烈的犧牲了，那麼晚！」

「別說了，流彈真有點怕人呢，走不走？」

「怎麼不走，他們久等了。」

「不管他，走了再講。」

我拿了粉筆，點名簿，英拿了戰時讀本和軍事掛圖，三個人一起走了出去。走廊裏碰見學校裏幾個教師，隨着我們。

「慢一點走吧，吃流彈是冤枉的。」

南看着我，英問我怎樣。槍聲炮聲好像在門口迸發，各人的面上擺着不決定的神氣，在走廊盡頭猶豫。突然一種「最後一課」的心情佔據了我，我不再猶豫。

「我打頭陣。」我說。南英無言地跟着一起離開了這有遮蔽

的走廊。

街上走路的人不多，又都是神色匆匆，特別強大的特爾摩正像從路的盡頭發出來，倏忽前面走的二個女人急忙跑進一另煙紙店裏去，後面的人也趨趨不前，傳說前面着了流彈。我們遠遠過去，只見一個籬笆牆內的草堆上在冒著煙，天也像煙霧騰騰的。

轟隆劈啪之聲，刺着耳朵，流彈真像要從頭上打下來的樣子。我們開始有點膽怯，擔心有人會倒下來，作為××收容所還沒有完工的七層大廈，已望得見。時間三點已過，超過預定的上課時間，已經一個鐘頭，一羣受難的羔羊正在等着我們，也許玩得一團糟，一種懷念加足了我們走路的勇氣。

大廈的竹籬門口，幾個頑皮的學生站著看得出神。一陣「先生來了」的喧嘩，一窩蜂似的圍着我們進去。我們鬆了一口氣，當作課堂的大禮堂裏一些桌椅弄得橫七豎八，連同跑進來的學生還不到一半。英有些生氣，把東西向做講台的木箱上一放，喊了六個排長二個級長來。

「他們呢，為什麼不坐好位子？」

「到八層樓上看飛機去了。」

「快去喊！」

一陣香煙的腳聲，排台子聲以後，黑壓壓的似乎都坐滿了。我先說話：

「空戰的時候，我們應該站在外面呢，還是躲到屋子裏？」

「躲到屋子裏。」巨人在吼似的。

「那麼剛才飛機在打時，你們為什麼跑到阳台上，去，還有到門外去看呢？」

「……」

左面後幾排有一些輕的聲音傳過來：「那麼先生不是也要露天走來嗎？」

我心裏一動。只管在當做黑板的廣告鉛皮上大大的寫了「大上海並沒有失陷」的常識題。

奇怪的，「最後一課」的心情老在佔據着我的思想。我放開喉嚨講了二個鐘頭，不管英、南在旁邊等。忘記了我已侵佔了她們的上課時間。我鄭重的向他們介紹了這篇文章，介紹了英而那個頑童；自己則儼然是那個老師。這樣，果然把二百多雙黑眼珠子都吸引到講台上來。

十幾個小先生下課後把我們包圍起來。

「先生，我們到那裏，你們都要來的。」

我們沒有話可講，只有我重複地安慰他們：「大上海是不會失陷的。」

灰色的天使幕色更容易蒼老，把十幾張臉都染上灰色的陰影，雖然十幾顆心還是那樣鮮紅。

查

寄島

也許在三月二十左右罷！我可記不清了。

校裏，午後似乎沒事——幾個用功的當然例外；大多數呢？有幾個在看小說，有幾個出去買東西，剩下的只有我們幾個人。因為都是從縣來的，不管同校或異校，總覺親近些，互相談談，倒還起勁，而且來了個所謂「老上海」的同鄉，他張大了嘴巴，提高了嗓子，把他的生平得意事，對我們述說，什麼報上常見恐怖案啦，馬路上巡捕查行人啦，印度巡捕舉起毛茸的手打洋車夫啦……諸如此類的事，不知是拿來嚇我們呢，還是給我們一點見識？等他自己的牛皮吹盡，就把從人家處聽來的也大談起來，不管是對是錯，橫豎「鄉下人裏好吹牛」，有甚麼相干？

談呀談的，已是兩點鐘光景，先生還是沒有來，原來是連續的自修課。

窗外，斜陽映着長長的影子；青天裏白雲老是一團團地飛奔着，微風吹來了春的氣息，使我想到故鄉的春天。故鄉多美啊！不只是青山綠水，使人懷念，就說故鄉的母親，真有母親般的溫和慈愛，不像上海的生疏無情——我想到了夢鄉，我不禁流淚。

「碰……」一個巨響，突然地飛來，雖沒有像飛機轟炸的炸彈

的爆炸聲那麼響，可是卻比手槍聲響得多，總之是我所未曾聽過的，我摸不着頭腦，而那個「老上海」的同學也目瞪口呆，嚇得不知所措了。有幾個胆大的同學走下樓去，大概他們是去打探消息。

我們去問先生，去問同學，大家就紛紛議論起來。

一會兒，下樓的同學上來了一個，大家都圍住他詢問：

「原來是恐怖事件，校前一條繁華的馬路，被人投了一枚手榴彈，原因可無從探悉……」他搖着頭。

第二個同學上來就說警備車也來了，新聞記者也來了。大家又提議到露馬路的洋台上去看，也有人上屋頂去偷望，然而我沒有去。

人都走了，教室立刻顯出清靜，寂寞。

洋台上的人回來了，然而屋頂的人還沒有下來。

據回來的人說：「新聞記者來了後，也有人說是偵探，我沒有看見。」就察看地面一遍，可是沒有痕跡；巡捕照例搜查行人，拿着手槍，長槍，機關槍，可是投彈的人，已不知去向……」

門開了，突然又來一個緊急報告，緊張的神色，青白的臉兒，寒顫的腔調：

「東洋兵也到了，聽說投彈的原因是昨日軍用車，所以他們要來查了，對面剛查過，這裏說不定也要來查呢，怎麼辦？」

這使大家慌亂起來，好像山谷裏落下一個轟雷，萬般都逃出

了寢巢，草木也搖搖受驚的樣子。本來有幾位開口「救國」，閉口「抗日」的愛國志士，到這時也只好把含有愛國思想的書籍都塞到字紙簍裏去，但恐又搜出是不好惹的，真恨不得把來拋到印度，南洋羣島去，連我的一包畫片——沒有關係的畫片，也被搶去，一手塞進字紙簍裏。

有幾個同學去找先生，請先生想應付的辦法，然而找不見，不久，有人提議：大家整整齊齊坐起來，裝做沒事，也好像等候來檢查似的。

有幾個偷望着門，門動了動，好像有個穿黃衣的人走來了，奇怪，轉瞬間又不見了。等一會，好像門又動了，開了，然而又關上了。

有人再去望望，去了三四個。大家等着，果然來了個喜訊：

「警備軍回去，記者（？）去了，東洋兵也不見了。馬路上依舊是原來的樣子。」

大家胆大了起來，字紙簍也拿進來了，畫片還好，沒有破。回家的時候，只見馬路上依舊是汽車，電車，黃包車，不斷地往來，人仍是擠得像戲院散場後一般。

斜陽漸漸淡下去，白雲也就變成灰黑色。(697)

★ ★ ★ ★

課室與校園

君 適

就在這一天內，發生了兩種不同的事件，每次回憶到牠的時候，那舊時內心的創痛，悲憤，和憎恨就立刻又湧現了上來。種種的過去了的生活所遺棄下來的可厭的回憶，促使了我寫這兩則印象似的記載。它即現了在民族解放戰爭的過程中的「荒淫與無恥」的一面，雖然這是極平凡的事實。

上午。

x x x x x

才鈴聲響了不一會。

趙先生走了進來，亂闖闖的課堂也就漸漸地靜止了，今天他穿了一件新的藍大衫罩住皮袍子，入了座，於是點名。

「先生！講時事。」

「先生！講時事……」

這一級的同學，趙先生說過都是很頑皮的，本來趙先生自己也是挺和氣的，有着一副活像小孩的帶着眼鏡常常是笑嘻嘻的面孔。大家從來沒有見他發怒過，因此學生們就毫不客氣地同他吵吵玩玩，尋點開心。趙先生時常對學生們說出他的時事意見：

「我對於國家的事，一點也不感到興味。最重要的是你們這

般人，要從小就養成守規矩的習慣，將來才不會像現在這些當政諸公那樣的。你們要『奉公守法』，更不能把大洋錢都往自己口袋裏裝。所以你們就不能不守規矩，頂要緊的是你們只要用心在課本子裏頭，不要生什麼大念頭。就拿我自己來說：我在這學校裏教了十來年的書，從來沒有生過什麼妄想去賺大錢，做大官……」

接着他就講起時事來了，學生們似乎都已望他能多講一些，固然他講的東西的確有一部分人愛聽，但大半却是希望能因此少講點，大考起來，可不就便當了嗎？而且趙先生又是那麼地隨便，決不像其他幾位先生的嚴厲。凡是有人說出「先生，講時事」，大家都不約而同地隨聲附和起來了。

「你們要我講時事，就自己去看看報好啦！」趙先生假推却。

「不，先生，我今天沒有看。」

「現在的報沒有看頭。」

「東洋人檢查過……」

「我對於時事……」趙先生的勁兒來了，這是誰都知道的，下文一定是「毫無興趣！」

「要『法治』」不知道那一位同學這樣喊了一下，因為趙先生時常提到這個名詞，大家都熟悉得像是這個「法治」是和趙先生分不開似的。

「對呀，要『法治』，請先生講『法治』。」這個響應似的聲

音一出，課堂內起了哄然的笑聲。

「當然是法治！」趙先生好像是因為同學們的請他講法治，是侮辱這個名詞的聲譽，聲色俱厲地：「你們這班學生首先就不講法治，上課時不守秩序，將來在社會上還肯守法律嗎？所以現在中國弄得這樣糟糕，都是那些執政諸公的不守法弄出來的。你們從此以後就該努力用功，在課堂內不要吵鬧，靜聽先生的講書，這才是好學生，將來到社會上也記着千萬不要多拿公家一文錢，這就是法治總而言之。我對於現在的中國，是一點也沒有希望，只能看你們將來的成績了。」接着搖搖頭，感慨了一下。

「先生現在打得怎樣了？」這問題突然的被提起了。

「哼！我可以對你們說，勝負的事情就根本別管他，人家的飛機那麼多，我們的飛機呢？」

「袋子裏，袋子裏！」又是不約而同的響聲，帶着滑稽的笑語。大家都知道趙先生一提到飛機總是這麼一套。

「對，袋子裏。」趙先生站起來了，拍拍口袋：「我們的飛機大炮都往自己口袋裏裝，人家追的快，我們逃得更快！南京失守，我早就預料到啦，等着吧，恐怕不出半個月，漢口也是一定失掉的，不錯我們是『長期抗戰』，還是可以退到更西面去，一直到中國完了，完結。遭殃的是老百姓，他們有錢可以帶着他們的姨太太坐着飛機溜到外國去，還有什麼臉講『最後勝利』！這都是騙人的瞎

話，所以，唉……」他又搖了搖頭，似乎很悲哀和生氣的樣子，又慢慢地，憤憤地，像是很消極地說：「沒有辦法了！沒有辦法了！」

「快講哪一課了？」趙先生坐了下來，要講書了，又接着說：「所以呀！你們就該努力用功，尤其是要養成守法的習慣，那中國才有希望，不然我們雖然亡了國……」

「先生！現在還沒有亡國！」立刻有一個糾正。

「但是，以後要亡的，中國不亡，是無天理，所以你們若能在現在開始發憤讀書，養成守法的習慣，國家自然得救。以前記得在報紙上常常看到什麼學生組織起來啦！什麼民衆組織起來啦！這就是敢不守法的人所想出來幹出來的，試問民衆怎麼組織起來？這真是天大的笑話，還虧他們說得出口！當學生就要安分讀書，做生意的安分做生意，做教員的，種田的，都應該這樣辦，那中國才有辦法，不然，哼，別想打敗人家！」

下課了，大家的臉上都像罩着一層愁悶的陰影：「中國快亡了，怎麼辦呀！」但，當然不用說，也有嘻笑如舊的。

已是夜裏了，在黑暗的四周，只看見高大的樹木的枯枝和房屋的模糊的輪廓。遠遠的幾點窗內的燈火，以及佔面積約十方尺的熊熊的火，映着四圍的觀火者。

庶務先生指揮着校役把一件件的東西往火堆裏拋，另一個

人拿着鐵枋杖不斷地在火堆中將未被燒着的物件翻開。這樣，使火勢更是猛烈了。

校長先生關照過的，吩咐凡是校裏有些「嫌疑」的東西，一律將它燒掉。於是這裏竟爲這件事，忙了好多天，凡是關於軍訓的衣服、帽子、襪帶、面盆，以及軍訓的書籍，都在被焚之列。圖書主任在圖書館內忙了一整天，檢出來好多的書，也拿來預備燒了。甚至某幾個黨國要人所寫贈給學校的匾額也都要跟着退出郊的國軍乘着火遁而去了。

圍在火篋四周的住宿生們，在注視着，歎惜着。其中的一個這樣說：

「錢先生！爲什麼把牠燒掉呢？好寄到別處去不好嗎？真是可惜……」

「校長交代過的。」

「操場內挖個大洞，一下子埋在裏面不可以嗎……」

「……」

錢先生沒有回答，所聽到的，仍是熊熊的火篋的呼聲。

「隆隆！」一件草綠色的軍衣擲下去了，使火更猛烈地怒吼起來。

「哎呀！」一個茶役惋惜地說：「這套新的衣服，燬了真正可惜，我看只要把牠收拾收拾倒挺好吧，爲什麼要燬了它呢？」

但新衣服不久也化爲灰燼了，接着是大批的書箱，這樣繼續落燒了好幾個鐘頭。時候已不早了，東西也大半燒完了，學生們也都陸續地三三兩兩地回到宿舍裏。

校園中，過地的火灰，在地上被北風吹着向南飛去。這好像是表示着偌大的學校中，已找不出抗日的嫌疑了。

真的找不出了嗎？

恥辱

尼洛

這星期來，一直謠傳工部局將會同日軍到各校檢查，同事們也早在計議着這件事，有的根本不信這件事，有的却把戰事畫報都撕掉了。

今天早上，校長傳下命令，叫各教員把學生課卷上有抗日詞句的都撕掉；校內所有的黨國旗、孫總理像及標語都拿下來燒燬；各教員所有抗日的書報，一律運出校外，午後校長將自來檢查，這命令使全校都處於紊亂恐慌之中。起初是紛紛的議論，說日軍將於明後日來檢查了。不信的人也起了懷疑。但即使不相信有什麼辦法呢？校長要親自來檢查，你也不得不照辦。像我就知道：這消息的來源是不可靠的，可是和校長是無法爭辯的。

胆小的吳早把一切抗日的東西弄掉了，正忙指揮校役撕

標語，卸下黨國旗及總理像。刁滑的黃衍着紙煙，安閒地撕着課卷，國民黨員孫把政，裝了一大包準備拿出去。正在整理着抵抗的徐帶着澀澀的口吻說：

「孫，你叛黨了麼？」

「這是隨機應變，不作無價值的犧牲。」孫回答。

學生吵鬧得厲害，可是值日教員正在宿舍裏整理書呢。

上課了，大家帶着不自然的態度去等待學生的質問。才進課堂，空氣顯得很緊張的，確連我也覺得有點異樣了，四壁空空，國旗總理像固然沒有了，標語也沒有了。——笨拙的校役，把衛生的標語也都撕掉了。

學生的質問是必然的，而且都是態度瀟灑。使人感到慚愧。當我正在向學生解釋時，隔壁教室也傳來了黃的怒吼：

「……你們這般孩子只會賭博，愛國只要愛在心裏，何必在表面上做出來，你們在這裏叫愛國，但誰敢到關北、東洋兵面前去叫口號嗎？……」

退課後的休息室裏，大家談論着對付學生質問的手段。孫自謂着應付學生的方法高妙：誰有精神同學生吵嘴的解釋？把一個最頑皮的打了二下手心，個個都靜默了。

午前散學時，全校各處的「肅清」工作大致完成了，走廊上、扶梯上都滿是散亂雜碎的各色標語紙，孫總理的半身像也給拉

破了拋在一個角落裏。一個小學生走來，把它拾起，鄭重地放在書包裏，有些咕噥着：「就是東洋人來搜查，也不過如此。」

x x x x

午飯後，大多數人趁空把整理好了但捨不得毀掉的書報拿出校門去了。

放晚學後，校長帶着滿臉的笑容巡視了校舍一週，最後跨進教員宿舍，抱歉似的向各教員笑着說：

「今天辛苦你們了。實在環境逼着，沒辦法，諸位暫時請忍耐一點吧，學生面前不必說得太激烈，激烈了，學生年紀小不慣什麼，學校方面則爲難了，哈哈……」

晚飯時，徐回來了，氣憤憤的說：

「我跑了三個學校，都沒有什麼舉動，一切照常，只有這裏大驚小怪的自相驚擾了一天！」

「這是大大的恥辱！」我幾乎大聲叫喊出來。

反抗

一動(六)

明說完了他的現狀，提出了他的要求以後，兩眼期待似地望

着教導主任的臉，希望不致被拒絕。

不知在什麼時候，教導主任已經緊緊地蹙起了眉頭，皺在大

眼鏡後面的兩眼，盯着辦公桌上的墨水瓶，搖了搖頭，好久才洩出了三個字：

「不……可……能……」

明顯然是怔住了，他一時說不出話。片刻的沉默後，教導主任便是忍不住了。

「真是沒辦法，你自己想法去罷。」他說了，想站起身來。自己想法，明想自己剛才不是說得很明白麼？「在上海只

有他一個人。」但他不妨再說一過，或許沒聽清。然而：「不要多講了，學校又不是慈善機關！」接着：

「個個人都像你這樣，那學校怎麼辦下去呢？」教導主任顯然是老於世故的人，他清楚地懂得向一個在他權力之下的人說話的方法。

明的臉陡然紅了起來，憤怒統治了他的全身，他真和狠狠地

向那胖臉打幾拳。他一旋身，向着門口就跑，他瞥見教導主任靈的站了起來，他的心不由一跳，但他隨即釋然了，因爲那聲音喊：

「金生，藍墨水快完啦！」

x x x x

明一跨出辦公室的門，就用急行軍的步子走向宿舍。砰的一聲踢開了房門，跨進去，隨手又關了門。房裏六張床就只他的一張上有席子。是暑假啦，有家不回去，那才是大傻子。

明沈重地倒向床上，鎮靜了一下頭腦，張大着眼，憤憤地想：「……哼！什麼東西！平時說得多好聽！到頭來現出原形啦！什麼『學校就是你們的家，教師就是你們的父母，你們如有困難，無論……學校總竭力替你們設法幫忙』！『各好聽呀！這樣的家，沒錢的莫想進來這樣的父母，不顧子女的死活……』」

忽然，在天花板上現出兩個臉孔，惡惡的笑着，更顯出額上的皺紋來，然而目光是多慈愛呵！她們望着明。

明不敢看，他閉了眼睛，他要哭。

一頓疲倦襲過他的全身，他有些茫然。

x x x x x

明一會兒便醒過來了，他想清剛才的事，到底怎辦？他忽然笑起來，藏藏自己的頭：「跟我一樣的同學多着呢！儘躲在房間裏會，有法辦嗎？」他站起來去開門，幾乎跟推進門來的衛藉着鼻子。

「幹嗎？猴子，你……」明咽住了。

「校方要逐出我們！」三角臉上一些沒有往日嬉笑的神氣。

「什麼……」

「你去看了就明白。」衛拉了明就走，扭了兩轉就到佈告處。佈告處已經擠了一羣人，明吃力地擠進去，瞧那張新佈告：「本校定在暑假期中修理全部校舍，留校……」還沒瞧完，佈告已被一隻憤怒的手撕去了。

但明早已明白了：校方藉口修理校舍來逐出這批留校的無家可歸的苦學生。

他轉過頭向四周望，他看到同學們一張張激憤的臉，一絲笑紋掠過他的臉，他是對的：人多了就好辦，集團的力量會克服一切。

x x x x x

試晚上，明並沒有早睡，吃了晚飯他就獨自關在房間內，一面磨墨，一面想購着一張寫有許多標語的紙。

他們已經開過會，這些標語就是他們全體的呼喊。他們已決定了反抗的第一步：磨貼標語和推代表直接向校方交涉。明和衛被派担任第一項工作，今晚就得辦好。

明又微笑了，他想起明天早晨，飯廳，走廊，宿舍，辦公室都會發現他們的呼聲；他又想起他們集會時的嚴肅情形，個個人都拿出最大的注意力。哈！級會是什麼？簡直是兒戲！表示贊成的人會舉起兩隻手，甚至三隻手來——不應該說是兩隻手一豎腳。

他提起筆，輕快地在已裁好的紙上寫起來。

x x x x x

寫完了，明擲去筆，仔細地看了一遍，沒有錯。他把紙疊齊，對摺，放在桌上。站起來，離開坐椅，伸了伸手足，又長長的吁了一口氣。

一陣鈴聲，自遠而近，他知道要值燈了。

突然，窗口上竄上一張臉來，是那個三角臉，睜大了眼望着他，明點頭，那臉又落下去了。

明走近桌子，翻開那疊紙，望着第一張，平靜地堅決地唸：

「我們沒有家，沒有錢……」

我們要吃飯，要……」

電燈熄了！

但明揮了揮拳，用更堅決地叫了出來：

「……讀書！」

附記：本文故事已因該校校長自×地來信而完全解決。作

者謹向×校長致熱烈的敬禮：他消弭了現在上海教

育界決不可有的內部糾紛。

衝突

懷疑

×月×日。

是在十點至十點五十分英文班上，英國籍的女教員很興

奮地從當天的「字林西報」上抄錄前線勝利的戰訊。

「吳××，校長喊你！」

校長室裏的連生偷偷地從外邊探進頭來，用一雙老鼠眼在

教室裏頭劃了一個圈子，在發現了我的位置後，輕輕地喊出了我

的名字。連生的那雙鼠眼真怕人，每逢一個人的名字被唱到時，無論你是平時最活躍的學生，對他自己的前途都會覺着恐懼，傳一個罪犯被拖出去受審時一樣，他的命運同樣是捉摸不定的。

「我」我想「我又沒有犯規。」

× × × × ×

校長先生是上了年紀的人。還是春天，然而雪白的紡綢短衫的袖口却捲得高高地。肥胖的身子裝在那隻皮旋椅裏，動也不動，一拿泥菩薩似的，聽到了我的腳聲，慢慢地把頭抬了起來。

「你舉××。」

「是的！」

沉默了一會，他告訴我許多話。他說現在環境不同了，講話要留神；他又說，學校位在越界築路上，隨時會遭受到「大道市政府」的光顧；最後，他板起了莊嚴的臉孔問道：

「××報報是你編輯的嗎？」

「是的，這是學生會交給我編的，學生會的命令……」

老校長的臉孔漲得緋紅，太陽穴裏的背筋不住地在暴跳，一雙眼珠子變得全是白。一面把桌子上的那本學生名冊合了起來，一面插嘴道：

「學生會！學生會！我已佈告命令解散了！我不准因為學生會的存在而妨礙學校的行政！」